

礦山的人們

彭永輝 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礦山的人們

彭永輝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

內 容 簡 介

這是工人作者彭永輝同志根據他在煤礦中的親身體驗寫成的短篇。這些作品，通過礦工的勞動生活、家庭生活、愛情生活，描繪了在祖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期，工人們怎樣發揮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，表現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崇高熱情。

礦 山 的 人 們

彭 永 輝 著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新新印刷廠印刷



書 號：012·787×1092¹/₃₂開·119¹/₃₂印張·26,000字

一 九 五 四 年 十 月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四 年 十 月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：1—5,500

目錄

紅旗競賽·····	一
開新礦去·····	六
找着了寶藏再結婚·····	九
吳祥生·····	三
『誰見了能不眼熱！』·····	二六
建築到頓巴斯去的大路·····	二
坑木的故事·····	二五
和時間賽跑·····	三一
餘煤問題·····	三九
訂計劃·····	四二
後記·····	四六

紅旗競賽

李雙和從建黨訓練班回到組裏來，第一句就問：『和二組搞得怎樣啦，該沒落在人家屁股後面吧？』

『嘿！你放心，我們贏了呀！』副組長鄒老頭搖着腦袋搶着說。『這三天我們超過了計劃百分之三十八，二組只超過百分之六呵！』他高興得兩眼笑得合成了一條縫。李雙和也高興地跳了起來說：『好呵！』他接着問：『那我們怎麼搞得這樣好呢！』

『改進了工作法唄！』老鄒還是笑瞇瞇的說。『你去學習以後，我們組裏研究改良工作法的事，還是一股勁的接着搞，結果到三號就搞成啦！嘿！這個月的紅旗，我們準奪到手啦！』

『那末二組呢，他們沒有學習嗎？』李雙和又奇怪又高興地接着問。

『他們學啥？我們沒有告訴人家呀！』組員劉有義有些不滿地說。

『那怎麼能告訴他們呀！』鄒老頭滿臉得意地擠過來說。『告訴了人家，怎麼能够贏人家呵！』

李雙和一聽，感到有些不對勁了，眉毛一皺心裏想：『不告訴人家那算什麼呢？』他正準備開口，忽然汽笛響了，大家都收拾着工具，嚷着：『上班啦！』

在上班的路上，劉有義悄悄地把李雙和拉了一把，於是他倆故意把腳步放慢，走在大夥兒的後頭。

劉有義忿忿地說：『組長，我對這件事就是不同意！我們改良了工作法，人家二組組長來我們組裏要求學習，我們副組長却對人家說：『唔！我們沒啥經驗，只不過是大夥團結得好，幹活賣力。』組長，你說這像話嗎？』

李雙和問道：『大夥兒的意見怎樣呢？』

『我提議應該把改良的工作法告訴人家，大家都同意，可就是副組長堅持不答應，他說：『告訴了人家，我們還競賽個屁！』又說：『誰去告訴人家，誰就是破壞小組的分子，就是想把小組的競賽搞垮。』當時，我真火啦，劈里拍啦的和他吵了一頓。』

『怎麼又吵呢，爲啥不好好的講講道理？』李雙和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責備他說。

小劉說：『嘿，氣一來還顧得這些！』

『唉，這不對，你這個性子得下決心改呵！』

小劉紅着臉不做聲了。

改良了的工作法的確是好，三組這一班又超過計劃百分之四十五，可是二組井口競賽圖表上却只指着超過百分之四，反而比昨天低了。

出班時，鄒老頭更得意地笑着：『嘿嘿，又打勝啦！』

第二天的小組會上，又談到了競賽問題，李雙和就趁機提醒大家說：『我們競賽到底是爲了啥呀？』

鄒老頭毫不考慮地說：『爲了啥，爲了贏呵！連三歲小孩都知道這回事呀，還問什麼？』

這時候有幾個小伙子也附和着說：『是呀，爲了贏呵！』

李雙和等大家說完了以後笑嘻嘻地站起來說：『不，不光是爲了贏，更重要的是爲了增加生產，建設祖國呀！』

這時候好幾個小伙子被李雙和的話提醒了：『呵，應該是這樣的呀！』

於是李雙和就單刀直入地說了下去：『那末我們就應該把我們改良的工作法告訴

二組呵！增加生產建設祖國，光我們一個組不行啊！」

劉有義接着說：『是呀！不告訴二組，他們就不能增加生產！』

鄒老頭挺不痛快地說：『他們增加了生產，那我們拿什麼來贏人家？競賽唄，就好比打仗一樣，不是贏就是輸！』

小組會開到這裏，大家都不做聲了。隔了半晌，有一個組員發言了，他說：『我認爲李組長說得對，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工作法告訴別組。有經驗不傳播，那就是保守！再說，我們競賽不光是爲了自己，更重要的是爲了建設祖國！』

另一個組員，也表示贊成說：『是呵，建設祖國要靠大家，光我們一個組是不行的。譬如火車頭力量很大，但是要是它不帶車廂，光一個火車頭又能起到什麼作用！』

『是呀！』『對呀！』這下子就像決了堤的河水一樣，大家都搶着發言了。這時候，鄒老頭越聽越起火，心裏很不好受，於是砰一聲，把坐的凳子一翻，氣虎虎地賭氣走了。

三組改良工作法的經驗，終於介紹到其他各組去了，新成績迅速的在各組出現。這幾天，二組追了上來，和三組的競賽成績差不多了。

這一來，鄒老頭的意見更大了，到處嘖嘖咕咕地說：『明明我們組裏要贏的，就是給老李搞垮了。』

小組的人們聽到這些冷言熱語，都替李雙和感到不平，但是，李雙和却毫不在意地笑着說：『老鄒性子倔強，只能慢慢的說服教育。』

從這時起，李雙和更主動地聯系鄒老頭，工作上總是虛心徵求他的意見，熱情地幫他幹活；有的時候，還到他家裏去坐坐。鄒老頭起先總是愛理不理的，可是，李雙和却總是很誠懇的和他商量事情，這就使得鄒老頭難爲情了，有時不得不勉強的陪着談下去。

這天，工會門口貼着一張大喜報，表揚了三組改良工作法的成績，大夥兒圍在一起笑着談着。

有的說：『改良的工作法一推廣，不到半個月，全礦就增產了三千多噸煤。』有的說：『要是我們一個組搞，一年也不行呵！』

鄒老頭聽到這些話，好像都是說他似的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他慌慌忙忙地就從人叢中溜了出來。

到了晚上，鄒老頭睡在牀上想着白天的事，想着前些日子的事，想來想去，感到

自己實在不對。他覺得李雙和真是一個好黨員、好組長，工作上那樣積極帶頭，大公無私，平時待人那樣和氣，爲什麼自己反而給人家過不去呢？他越想越感到慚愧、懊悔。

第二天，小組會上，鄒老頭誠懇地檢討了自己的缺點，他說：『我以前錯啦，眼光太短小，只看到小組和個人，沒有看到全礦、全國呵！咱們李組長說得對，建設祖國，一定要靠大家。』

開新礦去

從鑽探工地給機械廠廠長打來個電話，要求廠裏抽調一個技術好、經驗豐富的機械修理工人到鑽探隊去工作。

廠長考慮着：調誰去合適呢？基建工地的工作是那樣的繁重和細緻，責任又很重，除非去一個技術熟練、工作經驗豐富的老工人是無濟於事的。

在我們機械廠裏，只要提起技術好、經驗豐富的老工人，大家就會想起修理車間

的王子祥老師傅。王老師傅幹了三十多年的機械修理活，對修理機械這門手藝，比年輕人精通得多。一九五二年十月，三分礦大絞車出了故障，幾個年輕小伙子忙碌了半天都沒能搞好，沒辦法，就把王老師傅找來。他從從容容走到機器旁邊，像一個博學的醫生，仔細地聽了聽馬達轉動的響聲，不到半點鐘就把故障給治好了。廠長考慮了許久，調王子祥老師傅到鑽探隊去工作吧，這老頭年紀大，精力不比年輕人充沛，鑽探是個野外活，比較艱苦，他的身體是否受得了呢？這個問題很重要。

廠長辦公室的通訊員小黃，心裏總是攔不下半句話的，他聽說鑽探工地要一個修理工人，就馬上跑到修理車間，把這個尙待宣佈的消息給傳揚出去。工人們一聽到這消息，個個心裏都『砰砰』的跳了起來，『能派我去該多好啊！』大家心中都這樣熱呼呼地想。真的，現在我國開始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，誰不知道基本建設工作對整個國家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意義呢！誰又不希望自己能親手做好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光榮工作呢！特別是王子祥老師傅，從來性子急，幾次想找廠長談開心裏話，但是又有些不好意思去。他想：『人家是要技術好、經驗足的好手藝呀，我自己怎能去說自己好呢！』沒法，他只得使勁憋住心裏話，焦急地等着廠長宣佈調人的消息。

下班前一刻鐘，廠長來到修理車間。王老師傅心中非常高興，想着廠長來準是爲

這件事。因此，他禁不住脫口問：『廠長，是要調我到鑽探隊去嗎？』廠長有些奇怪，他怎麼會知道這件尚未宣佈的事，心想莫非又是小黃給傳開的。從王老師傳口氣裏，廠長已知道他的心思，可是一想起老師傳的年紀，又難下決定了，於是就脫口問他：『是呀！可是你能行嗎？』王老師傳沒有完全明白廠長剛才講話的意思，心裏很受委屈的看了廠長一眼，嘴裏氣咕咕地說：『我的技術不行麼？』廠長理會到王老師傳誤解了他的話，忙解釋說：『王老師傳，不是你的技術不行。因為鑽探是個野外活呵！這樣就免不了風霜日晒；我考慮你的年紀老，恐怕身體不行。』聽清楚了廠長的話，王老師傳感動地說：『年紀老那怕啥，我的身體挺結實哩。搞建設還怕那點風霜日晒，就是水裏火裏我都不怕，這是給自己和後代子孫興家立業，我老王還能推卸責任嗎？廠長，到鑽探工地，我保證拿出自己全身力量做好國家基本建設工作。』王老師傳這麼一說，廠長沒啥可說的了，只覺得這老頭年紀雖老，他有一顆建設祖國的火熱的心，這顆心是永遠也不會老的。廠長緊握着王老師傳的手說：『好！老王，就決定你去了。』

下班以後，王老師傳跑回家一進門就笑嘻嘻地嚷：『順生媽，快給我收拾行李，我明天得開新礦去！』老婆子爲這突如其來的事弄迷糊了。王老師傳就把自己要調去

鑽探隊工作的事告訴了她，還怕老婆子不懂，接着又把他自己所知道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，鑽探工作重要等等道理說了一通：『鑽探工作是開辦新礦山的一把鑰匙呀！去搞鑽探，就等於去開新礦呀！你懂嗎？』經老王這麼一說，老婆子很樂意他去，她笑着又問：『要多久才開得起呢？』王老師傅心窩裏熱呼呼地，一個嶄新的機械化大礦廠，似乎在他眼前閃過，快啊！他充滿信心地說：『那是最好的大礦呢，五年建設計劃裏面，不光是這個大礦，你等着瞧吧，那會兒就叫我們國家變成一個新樣兒哪！』

找着了寶藏再結婚

在回家的路上，郭雲華把剛才那股高興勁一傢伙落到水窖裏去了，抬着沉重的脚步，懶洋洋地走着。

倒不是他思想上有什麼動搖了，而是他想起了一件心事：『杏英是不是會答應呀，早就商量好了下個月結婚，現在馬上要去訓練班了，學習帶實習，最少得半年呀……』

「不管怎樣，去總得去！爲了給祖國找寶，難道還能爲私事耽誤？」

「唉，說不定她要傷心哭一場呢！……」

越想，他的心情越沉重了，脚步也走的越慢了，他真有些不敢去見她。

爲了適應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，礦上要抽調一批體力好、年紀輕的小伙子到鑽探訓練班去學習。當礦長在會上把這個消息一宣佈，郭雲華就高興萬分地第一個報了名。因爲他早就聽到工會主席和夜校老師們講過，鑽探工作是國家基本建設的先鋒。只有經過鑽探，把埋藏在地底下的礦藏找出來了，才能設計建設新的礦山和工廠。只有建設更多的新礦山、新工廠，才能使國家工業化，才能把國家建設到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去……『鑽探工作是多麼重要，多麼光榮呵！』打從這以後，他就時常這樣想。現在有這麼個好機會了，你說，他怎能會放鬆呢？

可是偏偏有個這樣的巧事兒，他和隔壁王老頭的女兒王杏英自由戀愛了半年多，感情已經好到頂了，前幾天他倆商量了下個月十號結婚，兩家子人都是喜洋洋的，而現在，他却馬上要走了……

杏英見他回來了，趕快跑了過來。

『怎麼，身體不舒服嗎？』見他愁眉苦臉的，她很關心地問他。

『不，不，』他搖搖頭，苦笑着。『我想跟你商量個事。』

『什麼事呀？』她親切地扶住了他的肩膀，瞪起一雙大眼睛。

『鑽探的事。我想……』

『想參加鑽探訓練嗎？』杏英緊接着問。

『是呀！你怎麼知道？』他驚異地說。

『今天婦女會開會談了這件事，我正想告訴你，要你……』

『要我不去麼？』雲華着急地問。

『不，我想要你去！』杏英肯定地說。『剛才婦女會主任在會上說鑽探工作頂重要，是基本建設的先鋒，是給祖國找寶的武器……』她生怕他不知道這些似的。

『我已經報名參加啦！』見她這麼說，他不禁高興的跳起來了，他的心事一下解除了。

『真的嗎？』她使勁擰着他的肩膀，水汪汪的黑眼珠，一動也不動地望着他。

『真的，』郭雲華快活地說。『後……後天就要去呢。……』他想到很快就要離

開杏英，心裏又有些捨不得，話說到這裏便停住了。

『後天就去？』杏英也有點感到要分離的難過，但馬上又克服了，『也好，早一天去，早一天學好技術，好早一天找出寶來。』她興致勃勃地說。

『是呀，』雲華也激動地回答，但又忍不住紅着臉輕輕地問：『那……我們的事呢？』

『我們的事？』杏英停了停說：『學好了鑽探找着了寶，再來談吧。』她有點不好意思地把頭低了下去。

『好！』他大聲而有力地回答。他倆緊握着手，甜蜜地笑了。

吳祥生

在檢查勞動紀律運動中，工人們都提出要向吳祥生同志學習。因為他工作肯幹，能團結人幫助人。從一九五〇年四月到現在，不但沒有請過假曠過工，沒有遲到早退過，而且由於他嚴格地遵守了保安規程，三年來還徹底做到了安全生產，沒有發生任

何事故。他是怎樣做的呢？下面就是他的幾個小故事。

一九五一年春節例假的最後一天，他準備回礦上去，以便第二天能够開始工作。但是，這天剛吃完早飯，他就感覺身子不舒服。老婆很着急，再三勸他：『今天不去了吧，大年大節的，多歇一天也不要緊啊！何況還有病呢！』

吳祥生望一望門戶，棉花似的雪片，不停地落着，北風呼嘯着，吹到臉上，像刀刮一樣。他皺皺眉頭，想着還要走二十幾里山路，心裏也着實有些動搖，於是便說：『好！不去了吧！』

當他正準備重新躺到牀上去的時候，忽然想起礦工的生產來：『不去就得耽誤明天的生產呀；這一點小毛病，難道就不能忍耐嗎？』於是，他就一鼓勁按着肚子，揸着旅行袋，迎着狂風大雪，向礦區走去。老婆怎麼勸也勸不住。

小組長分配吳祥生到二〇三工作面去工作，老吳沒二話就去了。

這地方礦質很壞，石頭多，煤又硬，特別難挖，幹的腰酸背疼，手掌起泡，可是却挖不了多少。再努力幹，也只能拿到標準工資，很多人都不願幹。他一連幹了三